

全国音乐院系教学总谱系列
Edition Eulenburg
No.282



J.S.BACH

巴赫 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

D 大调
BWV1050
总谱



Eulenburg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全 国 音 乐 院 系 教 学 总 谱 系 列

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赫

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

D 大调

BWV1050

卡琳·施托克 编辑

总 谱



奥伊伦堡音乐出版公司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赫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 / (德) 巴赫作曲.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4 (全国音乐院系教学总谱系列) ISBN7-5404-2955-0

I. 巴 ... II. 巴 ... III. 小提琴—协奏曲—德国 IV. J657.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3779 号

Original edition

C Schott Music International, Mainz, Germany

朔特音乐国际出版 (有限) 公司, 德国, 美茵茨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C 2003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权合同图字: 18—2003—8

巴赫

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

D 大调

BWV1050

责任编辑: 孙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

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5

印数: 1—4,000

ISBN7-5404-2955-0

J·658 定价: 1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更换

J.S. 巴赫
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
D 大调
BWV 1050

I. 快板	1
II. 深情地	34
III. 快板	38

1717年8月至1723年4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安哈尔特-科腾的利奥波德亲王宫廷任乐正和皇家室内乐团合唱队队长。巴赫在1730年致老朋友乔治·埃德曼的一封信中回忆往事时，表达了自己对这一职位的情感。^①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对巴赫来说，收入颇丰的乐正这个职位显然具有一定威信，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自己不得不承担合唱队队长的工作多少有失身分。不过，巴赫在信中所表达的情感也说明，随着利奥波德与弗雷德丽卡·亨丽埃塔·冯·贝恩伯格婚礼的日趋临近（婚礼于1721年底举行），科腾的工作条件

^① 《巴赫文献》，巴赫档案，莱比锡、维尔纳·纽曼和汉斯—约阿希姆·舒尔茨编辑，第1卷，卡塞尔，1963，第23篇。——原注

正变得越来越差。巴赫实际上在 1720 年 11 月就已经尝试过换个环境——他申请（尽管没有成功）得到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合唱队长的职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赫挑选了一些协奏曲，亲自将它们抄写出来，精心包装后送到柏林，献给了选帝侯最小的儿子、勃兰登堡侯爵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这一举动具有特殊的意义。按照当时作神职职位对他的要求，巴赫在科滕期间几乎只创作键盘作品、室内乐和器乐协奏曲。因此，当他将自己创作的一些作品献给一位同样为非神职人员的主人时，人们自然会认为他会从上述曲目中挑选这些作品。^①而且，在 1721 年 3 月 24 日（用法语写成的）致侯爵的献词中，他具体解释了题献这些“为几种乐器而写的协奏曲”（现在以被题献者的名字命名为《勃兰登堡协奏曲》）的原因：“陛下几年前听过我的作品，令我受宠若惊 [……]。陛下让我送上一些作品，这更让我感到荣幸直至。”

巴赫在上述献词中所提到的这次演出的背景一直是个谜。虽然演出地点可能是梅尼根（巴赫可能在那里与侯爵偶尔相识，因为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的姐夫为梅尼根的公爵），也可能是在卡尔斯巴德（利奥波德 1718 年初曾造访过那里），但巴赫更有可能是 1719 年初在柏林认识侯爵的。利奥波德亲王订购了一架羽管键琴，并指示巴赫从柏林将乐器取回来——这可以

^① 由于他在科滕的这种合同关系，我们可以将这些协奏曲的创作日期定在 1717 年至 1721 年间。——原注

从 1719 年 3 月 1 日记录的一笔旅行费用中得到证实。^①

侯爵很可能在这次演出中表示过愿意听到巴赫更多的作品。但是，巴赫直到两年后才突然献上这六首协奏曲来满足侯爵的愿望，这一事实说明侯爵更有可能私下里请求过巴赫，然后巴赫才送去这些协奏曲。^②

进一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正如上文已经提到过，为了准备这些题献给侯爵的手抄稿，巴赫动用了很可能在科腾创作的而且也是为科腾而创作的器乐协奏曲——当然，他还得考虑柏林的情况。他去过柏林，而且科腾与柏林之间的乐师交流也非常活跃，所以他对他对柏林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甚至可能希望亲自去柏林演出这些协奏曲。^③

这六首作品的总谱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复协奏式合奏音乐：第 3 和第 6 协奏曲最明显地具有社交音乐创作的特点，第 2 和第 4 更像大协奏曲，第 1 和第 5 从最后手稿中的曲式来看

① 《巴赫文献》，第 2 卷，卡塞尔—莱比锡，1969，第 95 条。究竟是亲王订购这架羽管键琴时巴赫已经人在柏林，还是他专程去那里取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次要的。献词开头非同寻常地用法语写成的“几年前”显然证明，促成巴赫将协奏曲献给侯爵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两年前——原注

② 见 H.J. 舒尔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题献与年表问题”，《巴赫研究 6，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对协奏曲创作的贡献》，莱比锡，1981，第 15 页。——原注

③ 不仅这些协奏曲的创作日期难以确定，而且它们是否能够被演奏也是个问题。巴赫交给彭泽尔的乐谱留在了科腾，而这些乐谱自然是可以演奏的。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能显示柏林的演出条件。见海因茨·贝克：“对《新巴赫全集》中海因策希·贝塞勒编辑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的评论”，《音乐探索》，1960，115 页起。——原注

则代表了向独奏协奏曲方向的发展。巴赫专家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希·彭泽尔在巴赫去世后不久对第1、2和3协奏曲的初稿和定稿进行了比较，约翰·克里斯托夫·阿尔特尼科尔也比较了第5协奏曲的初稿和定稿；他们的比较均显示：献给侯爵的总谱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协奏曲种类的多样性。巴赫丰富了配器，如在第1协奏曲中使用了非常罕见的乐器——高音小提琴，在第4协奏曲中使用了直笛；他在第3协奏曲中将大提琴分成了不同的声部，并在第5协奏曲中展开了独奏乐器的华彩段。此外，巴赫对乐章顺序的处理也能给我们证明一点：他希望全面展示自己的各种创作技巧——第3协奏曲只有两个乐章，第1协奏曲在最后定稿时被扩展成了一首类似四乐章的作品。

虽然巴赫在献给侯爵的总谱中为这些协奏曲提供了一个串连乐段，但如果因此就将这些协奏曲看作一个套曲，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只是一组单独创作且早已存在的协奏曲。

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侯爵去世后，这批带有题献的手稿落到了巴赫专家约翰·菲力普·奇恩贝格的手中。他后来将这些手稿留给了他的学生——普鲁士的阿玛利娅公主，而公主又将这些手稿随自己的图书馆一起赠送给了约阿希姆斯塔尔学校，最后再从这所学校到了柏林国立图书馆。这些作品直到1850年为纪念巴赫逝世100周年时才由莱比锡的C.F.彼德斯公司首次以《勃兰登堡协奏曲》出版。

第五协奏曲

BWV 1050

“这是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①如果我们考虑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深受音乐会迷的喜欢这一事实，那么这样的评价似乎是非常恰当的。事实上，这样的评论（既反映了也进一步说明了这首作品受欢迎的程度）绝不是现在才出现的。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这首作品被大量传抄——这一事实似乎证明它与其他《勃兰登堡》协奏曲截然不同，而且似乎证明它很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至少是得到了音乐鉴赏家们的认同。如果我们考虑到《勃兰登堡》协奏曲在1850年西格弗雷德·威廉姆·德恩首次将它们印制出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遭受在音乐厅被冷落的命运，那么第5协奏曲的命运就非常了不起了。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将公众对这首协奏曲深受欢迎的年代定得太早，因为有些分谱的抄件很可能是第一版被印制出来之前供偶尔上演一下所用，因为能证明公开演奏勃兰

^① 鲁道尔夫·戈贝尔：《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简评其曲式与精神特点》，卡塞尔，1965，第52页。——原注

登堡协奏曲（包括第五协奏曲）的证据非常少。^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将 D 大调第五协奏曲的手抄谱视作这首作品受欢迎的证据，并用它们来解释人们对这首作品的看法。

巴赫献给侯爵的总谱手稿上有下列标题：“为 1 支长笛、1 把小提琴和羽管键琴独奏、1 把小提琴、1 把中提琴、1 把大提琴、1 把维奥尔琴协奏的第五协奏曲。”但是，这首作品后来的一些手抄谱只是简单地将其称作“键盘协奏曲”。当然，键盘协奏曲代表了从维也纳古典时期发展而来的炫技性独奏协奏曲这种体裁所取得的成就。由于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类似于标准独奏键盘协奏曲，带上了一些当时的时代特征，因而这首协奏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么多的手抄谱就是一个证明。^②尽管将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划入古典键盘协奏曲类别理由还不如其他一些协奏曲强（如为 1 件和 3 件独奏乐器而作的 d 小调协奏曲，BWV 1052 和 BWV 1063——这些作品到 1840 年已经成了一些最著名的钢琴家的保留曲目）^③，但这正

① 为数不多的提到演奏第五协奏曲的例子中包括柏林歌唱学院 1808 年 2 月 19 日在卡尔·弗雷德里希·泽尔特指挥下举办的“礼拜五演出会”（见乔治·舒内曼：“柏林歌唱学院的巴赫传统”，《巴赫年鉴》，1928，第 144 页）。但是，泽尔特的演出并不是为了什么特别场合，因而不能被用来说明勃兰登堡协奏曲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演出传统。在这一点上，见卡尔·黑勒：“18 和 19 世纪巴赫传统和巴赫风格的协奏曲”，《巴赫研究 6、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对协奏曲创作的贡献》，莱比锡，1981，127—138 页，特别是 131 和 134 页。——原注

② 关于巴赫的协奏曲创作（尤其是这首协奏曲的地位）与键盘协奏曲发展史之间的联系，请参阅维尔纳·布雷格：“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与钢琴协奏曲的诞生”，《音乐科学档案》，1979，第 21—48 页。——原注

③ 见前面所引卡尔·海勒的文章。——原注

是它今天仍然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源。

上述观念带给人们的结果便是：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初看上去像是应该属于一个较晚的创作时代。人们相信，一首在风格和类型方面代表着一个较“新”的协奏曲种类的作品，其创作日期一定不会比抄写这些献给侯爵的总谱的日期早多少。反过来说，这 6 首协奏曲中那些代表着“旧”协奏曲种类的协奏曲（如第 6 勃兰登堡协奏曲），其创作日期被认为更早。^①但是，实际上正是第 5 协奏曲（BWV 1050）的这种传统才使我们能够推导出这首作品的创作过程，并以此证明这种依据各协奏曲风格特点来确定年代顺序的方案即使不需要修改，至少也需要打上几个问好。^②这首协奏曲的一个初稿版本（BWV 1050a）幸存了下来，是巴赫的女婿兼学生约翰·克里斯托夫·阿尔特尼克尔与其他三为身份不明的抄谱员抄写的分谱。由于几个原因，这首作品的创作日期要比 1721 年抄写的题献手稿以及相应的对这首协奏曲的修改早很多——这意味着就其核心部分而言，这首作品应该被视作“6 首为几种乐器而写的协奏曲”中创作年代较早的一首。

巴赫的修改造成了某些乐段被全部重写这一事实，证实了

① 见海因策希·贝塞勒：“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协奏曲的时间顺序”，《纪念 M. 施奈德文献》，莱比锡，1955。贝塞勒将第 6 协奏曲的时间定为 1718 年，第 5 协奏曲的时间定为“1720 年前后”。——原注

② 见阿尔弗雷德·杜尔：“第 5 《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由来”，《巴赫年鉴 1975》，第 63—39 页；汉斯—约阿希姆·舒尔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题献与年表问题”，《巴赫研究 6：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对协奏曲创作的贡献》，莱比锡，1981，第 9—26 页，尤其是第 10 页和第 15 页起。——原注

上述结论。如果初稿与题献稿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完成，那么这种改动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在一首新作品刚刚完成后就对其进行大改动，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很不划算。如果我们比较这首作品的初稿（现存有分谱）和修改稿^①，我们就会发现这两者在创作方面有相当大的区别。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初稿中的大提琴显然没有其独立的声部。维奥尔琴大概也没有自己的独立声部，而是演奏羽管键琴声部的低音部分（当然经过简化与省略）。^②换句话说，初稿中的协奏部只有小提琴和中提琴声部以及通奏低音，而通奏低音不仅包括羽管键琴的数字低音，而且还包括由其发展而来的维奥尔琴声部。但在后来的版本中，协奏部由于加入大提琴而得到了加强，可数字低音部分却由于维奥尔琴声部和大提琴声部从羽管键琴的低音中脱离而变得更加简练。这一印象又因为独奏小提琴和独奏长笛声部的处理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这种处理几乎根本没有按这些乐器的特点进行。羽管键琴声部的情况也一样：它在初稿中几乎只弹奏通奏低音；然而到了修改稿中，它有了自己明显的特点，能够发挥其炫技性的潜力，因而与小提琴和长笛声部简单且相同的处理形成了一个对比。在这种意义上，第一乐章中羽管键琴华彩段的展开（从初稿第 18 小节开始，到后期稿第 65 小节结束）显示出了乐曲在结构方面的最大改动：这首

① 严格来说，应该是两份修改稿，因为巴赫抄写的分谱（巴赫音乐手稿 编号：130）有几处也与题献的总谱不同。——原注

② 我们可以从阿尔特尼克尔抄写的断断续续的维奥尔琴分谱中推导出这一点来。见阿尔弗雷德·杜尔，同前，第 66 页。——原注

协奏曲虽然仍显示出直接改编自一首维瓦尔蒂风格的大协奏曲的迹象，但它现在变得更加复杂，既没有跳出大协奏曲的形式和风格框架，却又在大协奏曲的框架内迎合了巴洛克独奏协奏曲的某些具体要求。^①但是，这种结果却使我们有理由将这首协奏曲初稿创作的日期从原来推定的时间提前到了 1717 年左右（巴赫当时居住在德累斯顿，受到启发后刚写了一篇评价维瓦尔蒂协奏曲作曲技巧的文章），而不是在巴赫抄写献给侯爵的手稿前才完成。

总而言之，从素材特点的角度对第 5《勃兰登堡》协奏曲创作背景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意味着当我们考虑这首作品以及其艺术和文化背景时，我们要从造成这首协奏曲目前这种结构的特殊条件来看待它——不是将它看作“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而是要将它看作巴洛克音乐各种内在具体因素的表现。

卡琳·施托克/马丁·斯泰因布伦纳
(路旦俊译)

① 我们可以从阿尔特尼科尔抄写的乐谱中维奥尔琴断断续续的状态看出这一点。见阿尔弗雷德·杜尔，同前，第 66 页。——原注

第五协奏曲

J.S. 巴赫
1685–1750
BWV 1050

I. Allegro

Flauto traverso

Violino principale

Violino in ripieno

Viola in ripieno

Violoncello

Cembalo concertato

accompagnem[ent]

6 6 6 6 6 6

Fl.

VI. pr.

VI.

VIA.

Vc.

Vne.

C.

5 6 6 5 6 5 6 6 6 7

Edited by Karin Stöckl

© 1988 Ernst Eulenburg & GmbH
and Ernst Eulenburg Ltd

7

Fl.

Vi. pr.

Vi.

Vla.

Vc.

Vne.

C.

6 5 6 5 6 5 6 5

10

Fl.

Vi. pr.

Vi.

Vla.

Vc.

Vne.

C.

13

Fl.

Vi. pr.

VI.

Vla.

Vc.

Vne.

C.

15

Fl.

Vi. pr.

VI.

Vla.

Vc.

Vne.

C.

EE 6735

17

Fl.

Vi. pr.

VI.

Vla.

Vc.

Vne.

C.

accomp.

18

Fl.

Vi. pr.

VI.

Vla.

Vc.

Vne.

C.

1 6

20

Fl.

Vi. pr.

VI.

Vla.

Vc.

Vne.

C.

6 8 6 1

23

Fl.

Vl. pr.

Vl.

Vla.

Vc.

Vnc.

C.

26

Fl.

Vl. pr.

Vl.

Vla.

Vc.

Vnc.

C.